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官總義卷三 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文愷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謄錄貢生臣苗序濂

監生臣龍舜耕

周官總義卷三

宋 易祓 撰

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

食飲膳羞雖曰養王及后世子然后世子謂之及者不敢同乎王也且王者備奉何以謂之養曰有養其德者有養其體者酒正之五齊三酒四飲則異其酌庖人之六畜六獸六禽則異其獻至於食醫一職亦且䑕羮醬飲食之齊均鹹酸辛苦之味會牛羊犬豕

魚鴈之宜豈真養其體哉昔晉平公燕樂於卿佐有喪之時區區一宰夫乃能酌以飲工而罪其司聽酌以飲嬖而罪其司明酌以自飲而罪其司味且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夫燕樂之戒何與於刀匕之職蓋用之不以其道行之不以其時肥鮮甘旨之是耽而貪冒沈酣之弗戢司味之罪與司聽司明之蔽君德者等耳其責莫重焉比膳夫之所以奉至

尊雖養其體亦所以養君德也至后世子則特共其膳羞而已然亦掌於膳夫者以見王者之一內外公天下而人主備奉亦且以奄寺主之其初欲以成其私而終至於失嚴重之體忘警戒之意與成周設膳夫之意異矣

凡王之饋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罋

進物於尊者曰饋禮之盛者也成周設內饔之職選

百羞醬物珍物以俟饋而後膳夫得以共王者備物之奉故曰凡王之饋何謂饋莫非食也而六穀為食之主黍稷稻粱苽麥是已莫非膳也而六牲為膳之實馬牛羊犬豕雞是已莫非飲也而六飲以清為貴水漿醴涼醫酏是已羞謂庶羞內則所載國君所加庶羞如牛修鹿脯以至柤梨薑桂之類凡三十一物則百有二十品可以類推也珍亦見於內則曰淳熬曰淳母曰炮豚曰炮牂曰擣珍曰漬曰糝曰肝膋

凡八物皆味之珍者也醬謂醢人共醢六十甕醢人共醢六十甕合之則為百有二十甕不言醓醢而謂之醬味以醬為主故也凡此皆饋也而饋以食為先膳飲珍羞次之孔子所謂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於此可見矣

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樂侑食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卒食以樂徹于造

盛饌曰舉王日一舉則朝食也玉藻曰皮弁以日視

朝遂以食日中而餕是已鼎十有二者牢鼎之牛羊豕魚腊腸胃同鼎膚鮮魚鮮腊為鼎凡九陪鼎之膷臐膮為鼎凡三陪鼎實於豆而專以牢鼎為物故言物皆有俎也以樂侑食者王制曰天子食日舉以樂語所謂亞飯三飯四飯皆所以道飲食之和也膳夫授祭者曲禮曰殽之序徧祭之謂無所不祭也而有虞氏以首為主夏后氏以心為主殷人以肝為主周人以肺為主膳夫授王以所祭之物謹之也品嘗食

者玉藻曰凡食果實者後君子火熟者先君子物物
先嘗而後進則其所防者微矣卒食以樂徹于造者
造謂造食之處徹于故處以見有始有卒之義
王齊日三舉大喪則不舉大荒則不舉大札則不舉天
地有裁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舉
王日一舉禮之主乎敬者也又有加于此者焉古者
祭祀之時散齊七日以齊之致齊三日以定之通神
人之交接三才之奥凡所以內養其心者無不極其

至故為之三舉亦所以為敬也又有殺于此者王者以四海為家以萬姓為心不幸而有非時之凶烖不虞之變故凡所以貶抑于已者皆内省自疚之道故為之不舉亦所以為敬也是三者敬皆寓焉孔子謂無終食之間違仁况有天下者乎

王燕食則奉膳贊祭凡王祭祀賓客食則徹王之胙俎

凡王之稍事設薦脯醢王燕飲酒則為獻主

此四者在日舉之外皆王者飲食之禮王燕食者謂

日中及夕食非若朝舉為禮之盛故朝舉祭肺而夕祭牢肉此則贊牢肉之祭也凡王祭祀賓客食則徹王之胙俎者胙亦酢也廟享之禮王獻尸尸胙王將幣廟中王祼諸侯諸侯亦胙王胙皆有饌饌皆有俎此所以徹王之胙俎也凡王之稍事設薦脯醢者先鄭以為日中之閒食後鄭以為小事而飲酒皆非禮之備此所以設薦脯醢而為王之稍事也王燕飲酒則為獻主者燕義曰臣莫敢與君抗禮也然飲酒謂

之蒸即孟子所謂養君子之道膳夫為獻主固曰莫敢抗禮然亦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之意

掌后及世子之膳羞

庖人共后世子膳夫掌其數而已不敢同乎王也

凡肉脩之頒賜皆掌之

腊人共之而膳夫掌其頒賜之數

凡祭祀之致福者受而膳之以摯見者亦如之

羣臣有祭祀而致胙于天子曰致福如都宗人家宗

人之致福于國者是已其禮大牢以左肩九箇少牢以左肩七箇犆豕以左肩五箇然後祭僕展而受之膳夫則受之於祭僕而膳之於王所以享羣臣所致之福也司士曰掌擯士者膳其摯蓋諸臣以其摯進見於天子如圭璧皮帛則復以班之惟卿之羔大夫之鴈士之雉庶人之鶩工商之雞皆入于膳夫而後膳夫膳之於王所以享諸臣所薦之誠也

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

經會不會者五皆所以優尊者也掌皮之不會裘與皮事唯王而已外府之不會其服酒正之不會其飲酒庖人之不會其膳禽不特王也而后與焉此言不會其膳又非特王與后也而世子與焉世子天下之本而獨不會膳何也膳常禮也日用不可廢者也若裘與服則有華靡之戒膳禽飲酒則有盤遊沈湎之戒觀有司之會不會而先王之待世子者有道矣不會者非謂無會不可以有司之法會之也大宰以九

式均節財用其四曰羞服之式大府頒財之市法亦曰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非惟關市有制不可過取而亦羞服有式不可妄供惟大宰以道制之此膳夫所以不會

庖人掌共六畜六獸六禽辨其名物凡其死生鱻薨之物以共王之膳與其薦羞之物及后世子之膳羞

膳夫之職備物之奉以養乎君者也庖人之職致君之養而辨其物之奉者也六畜即馬牛犬羊豕雞是

已六獸即狼麕兎麋鹿野豕是已六禽即羔豚麛雉犢鴈是已此其名也亦其物也而名物之外又有死生鱻薨之物其間或有不時者不中食者臣子其可共之於君父乎凡王之膳與其薦羞庖人辨而共之一刀匕之間而臣子愛君之道著矣

共祭祀之好羞共喪紀之庶羞賓客之禽獻

祭祀而有好羞若文王之昌歜曾晳之羊棗其生也好之其死也羞之乃事死如事生之意喪紀之庶羞

則謂虞祔之祭賓客之禽獻則謂乘禽之數以共王膳羞之官而共之乃所以仁祭祀賓客喪紀也

凡令禽獻以灋授之其出入亦如之

秋官掌客共賓客之禽獻以爵為之等數此禽獻之法也共之者獸人也煎和之者庖人也故以常數之式法授之方其未授則入以待用及其既授則出以給用彼此互攷不可違乎數也故皆有法焉

凡用禽獻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腒鱐膳膏臊秋行犢

膳膏腥冬行鱻羽膳膏羶

人之一身與天地相為流通參以四時之休王而後可以知萬物之性饱人之用禽獻察乎此而已春草始生則羔豚肥秋草始寔則犢麛肥夏則腒鱐之性為燥冬則鱻羽之性為定此其所行者順乎物之性者也而其所膳者則有理也牛土畜也其膏香而土廢於春犬金畜也其膏臊而金廢於夏雞木畜也其膏腥而木廢於秋羊火畜也其膏羶而火廢於冬其

膳以五行之豫者勝其物之大盛者而已以其所勝

濟其所順養生之道也

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膳禽不會

庖人言共王之膳與其薦羞之物及后世子之膳羞

則三者之共其膳禽一而已歲終而王與后不會優

尊者也而世子不與所以示盤遊之戒也義見膳夫

内饔掌王及后世子膳羞之割亨煎和之事辨體名肉

物辨百品味之物

膳夫掌王及后世子膳羞掌其品式而已共其物則庖人也割亨而煎和之則内饔也割之使解而亨之以鼎煎之使熟而和之以味此所以專設内饔之職左氏載晏子之言曰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是豈可輕也哉牲有體名或貴或賤牲有肉物或燔或胾以至百品味之物或羞或薦則當辨其可用而去其不可用者於是而調以水火醯

醓醢梅之用凡割亨煎和之所以得其善也

王舉則陳其鼎俎以牲體實之選百羞醬物珍物以俟

饋共后及世子之膳羞

俟饋者俟膳夫之饋也膳夫言王日一舉鼎十有二

物皆有俎內饔則陳其鼎俎而實以所用之牲體膳

夫言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甕

內饔則選其可為羞可為醬可為珍者凡此皆所以

俟饋若夫后及世子亦尊矣然其禮不可以敵乎王

故不言共内饔共之膳夫掌之

辨腥臊羶香之不可食者牛夜鳴則庮羊泠毛而毳羶犬赤股而躁臊鳥皫色而沙鳴貍豕盲眡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螻

腥謂雞臊謂犬羶謂羊香謂牛也四者皆可食之物庖人固已用之於四時之膳矣物雖可食而有病於中者必見於外亦不可不辨牛之為物晝作則夜息無故而夜鳴則反常矣其肉必庮羊之為物以柔毛

爲貴毛長而結聚則非善矣其肉必羶犬股無毛謂之赤疾走不常謂之躁如是者其肉必臊鳥毛失色謂之𩿳聲細而散謂之沙如是者其肉必貍豕俯首而目不望視望視而交睫其肉必腥馬純色則脊不閒黒黒脊而般臂其肉必螻庮惡也貍鬱也螻臭也腥臊羶香亦非正者也其不可食者既爲之辨其腥臊羶香矣其可食亦從而辨其體名肉物之用膳夫又爲之品嘗其食者其致謹如此

凡宗廟之祭祀掌割亨之事凡燕飲食亦如之

王及后世子之膳羞言割亨煎和之事宗廟不言煎和而獨以割亨為用以禮之遠人情者為貴耳凡燕飲食亦如之者蓋燕而無節必至於荒不言煎和而用割亨防其燕之至於荒也

凡掌共羞脩刑膴胖骨鱐以待共膳凡王之好賜肉脩則饔人共之

內饔於王舉則實牲體於鼎俎且選百羞珍醬之物

其終又言凡掌共羞脩刑膴胖骨鱐以待共膳則非特日舉而已羞庶羞也脩脯也刑鉶羹也膴肉之大臠也胖亦脯之類骨即肉之有骨者鱐即魚之乾者皆所以詳言煎和割亨之事共王之好賜肉脩者若聯於膳夫肉脩頒賜之事然頒賜者歲時之常賜膳夫為之掌其數示不可以泛予也好賜出於一時之所好饔人共之而已

外饔掌外祭祀之割亨共其脯脩刑膴陳其鼎俎實之

牲體魚腊凡賓客之飧饔饗食之事亦如之邦饗耆老孤子則掌其割亨之事饗士庶子亦如之師役則掌共其獻賜脯肉之事凡小喪紀陳其鼎俎而實之

外饔之於内饔内外之辨也外祭祀謂非宗廟之事若社稷五祀五嶽之類凡其有事於外者是已共其脯脩刑膴陳其鼎俎實之牲體魚腊則如内饔之所共所陳所實者凡賓客始至致飧則禮之小者聘曰致饔則禮之大者饗禮九獻則以飲為主食禮九舉

則以食爲主亦如外祭祀之所共所陳所實者耆老謂歸政之老孤子謂死事者之子士庶子則指宿衛於王宫者皆爲之掌其割亨之事禮之厚者也師役謂有勞還之禮則掌其獻賜脯肉之事小喪謂王有奠祭之命則亦如祭祀賓客之所共所陳所實者割亨之事不可廢也外饔皆以禮而共之

亨人掌共鼎鑊以給水火之齊職外内饔之爨亨煮辨膳羞之物

亨人繼於内外饔之後即内外饔之所共所陳所陳者而爨之亨之煑之也易之鼎曰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大亨以養聖賢此職言共祭祀賔客之大羮鉶羮則無非享上帝養聖賢之事此所以共鼎而復兼以鑊蓋俎之所實取於鼎也鼎之所實取於鑊也以給水火之齊者水有多寡火有緩急齊其水火而使之無過無不及然後足以為爨亨煑之善此所以役於内外饔之職而為之辨其膳羞之物

祭祀共大羮鉶羮賔客亦如之

太古煮六牲而不和謂之大羮後世和之以味而調以陪鼎盛以鉶器謂之鉶羮聖人於祭祀之時非味之貴始不忘乎古所以崇德也終必備其味所以致其德之實也賔客亦如之者荀卿曰大饗先大羮貴飲食之本也食公大夫禮有十六豆之膷臐膮是鉶羮實于豆而謂之庶羞也賔客之與祭祀何間焉然必職之亨人者謂亨飪之事亦以知本爲貴

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籍以時入之以共齍盛祭祀共蕭茅共野果蓏之薦

耕籍之職何以謂之甸周人以公邑之田任甸地距王城二百里然禹貢五百里甸服則舉王畿皆甸也甸地之所以奉祭祀者非一物而實先於王籍籍田則近在王城之外故城外耕籍之地亦得謂之甸賈氏所謂南郊千畝是已方孟春之月躬耕籍田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大夫九推庶人終焉庶人即序官

所謂胥三十人徒三百人乃庶人之在官者甸師之
師其屬師此而已以時入之者麥以夏熟稻以秋熟
以時入之于地官之廩人也共其齍盛者在穀曰齍
在器曰盛廩人所謂大祭祀共其接盛是也不特此
而已蕭合黍稷亦以祭脂茅以共蒩亦泲酒醴此正
甸地之所出也故甸師共之蒩生曰果桃李之屬蔓
生曰蓏瓜瓞之屬言野果蓏之薦則正在郊外六遂
之野也故甸師共之以至微物如薪蒸之材亦皆於

此乎出地之所有無乎不備名官以甸則其所致者遠矣

喪事代王受眚烖

眚烖言於喪事之後則非大喪也大祝曰大喪贊歛徹奠言甸人讀禱鄭氏謂禱于藉田之神以弭後殃此國之大喪王自受其眚烖禱而弭之反已自疚之道也甸人特讀禱而已此止言喪事則甸師代為之禱毋乃黍稷之非馨歟毋乃薦獻之不誠歟亦所以

致禱於籍田之神以奉祭祀之官而為之代受眚裁職也

王之同姓有辠則死刑焉帥其徒以薪蒸役外內饔之事

死與刑為二等重罪則死于甸輕罪則刑于甸同姓有罪而不免乎死與刑者法也死刑于甸而不忍暴之於外者情也文王世子曰公族有死罪則磬於甸人謂其罪之重者又曰其刑罪則纖剸亦告于甸人

謂其罪之輕者又曰獄成有司讞于公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反命于公公素服不舉為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親文王世子一章之義殆若委曲致意而非其真情者然權之以義則知天下之至情莫大乎是蓋人主以情為尚而有司以法為先周

先王雖不以法而忘乎情亦不以一人之私情而廢萬世之公法此所以有甸師之職然以奉祭祀之甸地而待死與刑之罪亦足以見王者不私其親之意愚按甸師非斷獄之官但待刑殺耳黄氏曰同姓死刑于是事人事鬼無二道也詩曰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反道敗類近在其族教師之不至忝其先人寧不自愧乎死刑于是蓋自以爲事鬼之未盡怨恫之必不能免

也記曰不與國人慮兄弟兄弟之有可慮麟趾仁厚之化安在哉如此則知冢宰設屬大意

獸人掌罟田獸辨其名物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物時田則守罟及弊田令禽注于虞中凡祭祀喪紀賓客共其死獸生獸凡獸入于腊人皮毛筋角入于玉府凡田獸者掌其禁令

獸網謂之罟田獸者取所當田之獸也凡祭祀喪紀賓客須獸以為用則所謂當田者有名必有物辨其

名物而冬夏為之名獻春秋為之雜獻者何也冬獻狼則狼膏聚而温夏獻麋則麋膏散而涼春方孳乳未可取者不當獻秋已蕃庶茍可獻者在所用皆所以順乎四時之宜而已此大司馬所以行時田之政時田則守罟者以至尊所御而防奔觸之患及獘田令禽注于虞中者令以所獲注虞旗之中而欲其趨赴之速祭祀賔客喪紀共其死獸生獸者即與庖人共其死生之物者同意未共者入于腊人備膳羞之

用也皮毛筋角入于玉府備玩好之用也故田獸之
政令皆掌之
䱷人掌以時䱷爲梁春獻王鮪辨魚物爲鱻薧以共王
膳羞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魚之鱻薧凡獻者掌其政
令凡䱷征入于玉府
田謂之時田則四時因田以講武若䱷人所取則不
必四時皆具也以時䱷爲梁而已梁水偃也偃水爲
關空以笱承其空焉詩所謂敝笱在梁其魚唯唯是

已是以孟春之月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取之以時也季春之月獻王鮪天子以薦寢廟獻之以時也四時惟夏不取魚魯宣公濫于泗淵里革諫其非時以夏則水蟲成故也若夫秋獻龜魚則秋未嘗不獻也特以備禮之用而已不如澤梁之盛此㪅為王祭祀賓客喪紀共其魚之鱻薧則不敢妄共也凡㪅者掌其政令則不敢妄取也㪅征入于玉府與獸人同

鼈人掌取互物以時簎魚鼈龜蜃凡貍物春獻鼈蜃秋

獻龜魚祭祀共𧓍蠃蚳以授醢人掌凡邦之簎事

互物介物也凡龜蜃與鼈皆物之有介者也鼈人獨以鼈名官而不及龜與蜃者龜之為物王用以卜蜃之為物王用以飾器初非可食之物凡介物之美而可食者惟鼈而已詩言顯父之餞韓侯則曰炰鼈吉甫之飲諸友亦曰炰鼈則其美為可知以此奉至尊則其名官宜矣簎謂刺取於泥中者凡貍物則其泥中之所藏者若魚亦謂之簎則非䱷人澤梁之所取

者獻人既獻魚矣此復言魚魚對黿鼉蜃而言亦謂其貍藏於泥中非網罟所可致者蠯蛤也蠃螔蝓也蚳蛾子也此物之至微而先王用之於祭祀者非以為飲食之道內盡其志外盡其物而已記曰不敢用常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者非食味之道也此三者亦貍物之類故皆言籍

腊人掌乾肉凡田獸之脯腊膴胖之事凡祭祀共豆脯薦脯膴胖凡腊物賓客喪紀共其脯腊凡乾肉之事

脯腊膴胖皆以乾肉為主者也而腊人獨以腊名官者腊為易乾之物故以腊人掌乾肉而脯膴胖則兼掌也王者時田所得之獸或當為脯為腊為膴為胖則腊人皆為之掌其事祭祀所共者鄭氏謂脯非豆實豆當為羞其然耶王制云天子諸侯無事歲三田一為乾豆釋者謂腊之以為祭祀之豆實也則脯亦有實於豆者矣脯實於豆而又與膴胖腊物同薦則祭祀貴乎物品之備賓客喪紀則脯腊凡乾肉而已

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共醫事凡邦之有疾病者疕瘍者造焉則使醫分而治之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十全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為下

食醫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

食飲膳羞珍醬之齊既以時而眂之鹹酸苦辛滑甘之調又以時而和之牛羊犬豕魚鴈之宜又以其物而會之凡所以資助其血氣而調適其體膚者無不

盡其至則疾病何從而生不待醫爲然始於膳夫以至庖人亨人酒漿醢醢茍可以助王之養者食醫皆從而和之是知醫以食名不待治其疾而治其致疾之本人臣愛其君之大者也

凡食齊眡春時羮齊眡夏時醬齊眡秋時飲齊眡冬時

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醎調以滑甘凡會膳食之宜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苽

凡君子之食恒放焉

眡之也人之食物別聲被色未有不本於五行者而五行以四時為主食齊四時常温之於春時羹齊四時常熱之於夏時醬齊四時常凉之於秋時飲齊四時常寒之於冬時皆所以調四時之和養五臟之不足然四肢五臟化為五氣又應於四時之五行春為木而味多酸以養肝也夏為火而味多苦以養心也秋為金而味多辛以養肺也冬為水而味多鹹以養腎也脾土王於四季故皆調以滑甘若夫膳食之宜

則又五行之理周流而宣暢散於萬物而通行於一身何為宜牛土畜而稌金穀也豕水畜而稷土穀也犬金畜而梁火穀也鴈火禽而麥木穀也羊與黍皆火之類也魚與苽皆水之類也或以相生為義或以相濟為義或以相勝為義皆所以順萬物之理而調陰陽寒温之性食醫之所和者如此

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

天有六氣謂陰陽風雨晦明皆足以傷形人有六疾

謂寒熱末腹惑心皆足以傷氣運行於榮衛周流於四肢交通則為和有餘不足則為疾苟調養不得其道而與之適相值焉是以疢疾交攻甚者或至病此疾醫於萬民疾病而言養者精察乎六疾之本而順適乎六氣之運此醫之良者也

四時皆有癘疾春時有痟首疾夏時有痒疥疾秋時有瘧寒疾冬時有嗽上氣疾

凡人四時之間冬傷於寒而陽為主於内寒不能勝

春木用時而陽氣發於外然後寒氣搏之而為之痟首之疾春木為肝而主色火盛於夏以子勝母故暑氣溢而為痒疥之疾夏傷於暑而陰為主於內暑不能勝秋金用時而陰氣發於外然後暑氣搏之而為瘧寒之疾秋金為肺而主聲水盛於冬以子勝母故寒氣壅而為嗽上氣之疾四者皆四時不和之氣故謂之癘

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以五氣五聲五色眡其死生兩之以

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

智者調其五藏百疾自愈此五味五穀至參之以為養疾之本也不得已而須五藥之用亦必和其金石草木内之齊此五藥所以亦謂之養又不得已而五藥未效則必從而眡其生死眡之者何以醫經攷之五藏病於内者也五氣五聲五色則病之應於外者也所謂五氣者肝氣溫心氣熱脾氣和肺氣凉腎氣寒是已所謂五聲者肝聲呼心聲笑脾聲歌肺聲哭

腎聲呻是已所謂五色者肝色青心色赤脾色黄肺色白腎色黑是已此三者皆出於五藏眡其或逆或順則可以決疾者之生死九竅者陽竅七陰竅二皆有形而見於外者觀其證之變而有通塞之二候故曰兩九藏者正藏五府藏四皆有形而藏於内者察其脉之動而有浮中沉之三部故曰參以要而言九藏皆不出乎五藏而關乎九竅兩之參之而得其要則五藥可用而醫無過誤之失矣

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終則各書其所以而入于醫師

王者於萬民疾病皆欲獲全生之效故命疾醫分而治之不幸而至死終則各書其死終之證而入於醫師以制其食之高下而爲衆醫之懲勸於死終者如此則其於生者可知

瘍醫掌腫瘍潰瘍金瘍折瘍之祝藥劀殺之齊凡療瘍以五毒攻之以五氣養之以五藥療之以五味節之凡

藥以酸養骨以辛養筋以鹹養脉以苦養氣以甘養肉以滑養竅凡有瘍者受其藥焉

四瘍雖異疾皆在表故直注藥於其上祝之聲爲注理然也劀謂刮去其敗血殺謂蝕去其惡肉蓋腫者欲散潰者欲合傷者欲復斷者欲續故必先攻之以五毒而後養以五藏之氣五氣調適而後療之以五藥節之以五味且食有五味藥亦有五味以酸養骨者酸屬肝而腎主骨從其相生者以子養母之道也

然治瘍以骨為主而筋也脉也氣也使其過盛則反以相傷肝木也而生於筋故以辛養之心火也而生於脉故以鹹養之肺金也而生於氣故以苦養之從其相勝者而言抑其過盛而養其不及故也肉以甘養之竅以滑養之以類從類而已

獸醫掌療獸病療獸瘍凡療獸病灌而行之以節之以動其氣觀其所發而養之凡療獸瘍灌而劀之以發其惡然後藥之養之食之凡獸之有病者有瘍者使療之

死則計其數以進退之

經言六畜又言六獸此所謂獸則六畜之獸也六畜所養或供犠牲或供膳羞或以任重致遠其爲用廣矣此獸醫所以列於疾醫瘍醫之後然先王仁民愛物未嘗無等差存焉以獸之病爲難知則必灌其藥而使行焉不過節之養之而已以獸之瘍爲易見則必灌以藥而刮去其惡肉亦不過藥之養之食之而已其先後詳畧固見於此以至人之疾者瘍者其醫

為一在人則以十全為上死終則為次為下而有懲勸之法在獸則進退之而已又所以貴人而賤畜也其與恩及鳥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異矣

周官總義卷四

宋 易祓 撰

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灋授酒材

酒之政令則酒正一職所掌者皆是也鄭氏以式灋為作酒之式灋且引月令所謂秫稻必齊麴蘖必時湛饎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以為此經之灋然月令所陳不過酒材而已以為作酒之式法則非矣凡周禮所謂式法者無非大宰九式之法而

酒正所授則其闕係為尤重葢酒以行禮不繼以淫凡酣飲無常縱欲敗禮皆淫也晉知悼子卒未葬而平公飲酒鼓鐘小大之臣昵于其私而忘君之疾太師不詔褻臣不規而區區之宰夫反越刀匕之職進放濫之戒則淫之害為甚大今酒正之式法不待其共酒飲酒也凡授酒材之初已有幾微存焉若曰祭祀也賔客也凡王之燕飲賜頒也凡饗士庶子饗耆老孤子也一物之所取一嵗之所用綱目多寡

具有常儀酒人不敢專受之於酒正酒正不敢決受之於大宰共之有道用之有時日有成月有要歲有會而誅賞亦有式其意深矣哉

凡為公酒者亦如之

酒之見於天官者有三酒人漿人有所謂女酒女漿可用於王宮而制之以太宰之式瀍一也酒正之職則用於朝廷之祭祀賓客與夫燕賜饗食二也其三則此所謂公酒者也鄭氏以公酒為鄉飲禮凡公事

所作者然特其一而已今攷地官之職鄉大夫之賓興賢者能者州長之會射於州序黨正之屬民飲酒族師之春秋祭酺凡公酒之所當用者則以式灋授之凡非公酒所當用者則以式灋禁之如司虣之禁羣飲萍氏之幾酒謹酒即所謂禁其非式灋者也

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齊五曰沈齊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辨四飲之物一曰清二曰醫三曰漿四曰酏掌其厚薄

之齊

五齊味薄而有量數故言齊用於祭祀非飲也曰泛曰醴二者皆濁以茅泲之縮酌言醴則泛從之矣曰盎曰緹曰沈三者差清亦用清酒泲之故曰盎齊涚酌涚清也言盎則緹與沈從之矣是五齊用之祭祀不致其味致其義而已此所以為之辨其名事酒者酌有事者之酒也昔酒者熟而久者也清酒者清而久於昔者也三酒以飲非若齊之致其義務致其實

而已此所以為之辨其物一曰清者漿人所云醴清也二曰醫者謂釀為醴則為醫也三曰漿者截漿也四曰酏者粥之薄也四飲皆有其厚薄之齊故亦為辨其物

以共王之四飲三酒之饌及后世子之飲與其酒

共王之四飲而不及五齊者尚味也王言饌而后世子不言饌優尊者也共后世子之飲與其酒而不言四飲三酒者不備其數也

凡祭祀以灋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大祭三貳中祭再貳小祭一貳皆有酌數唯齊酒不貳皆有器量

大祭祀天地宗廟也中祭祀日月星辰社稷五祀五嶽小祭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與山林川澤四方百物灋所謂祭祀之式酒正初以式灋授酒材及五齊三酒之成又以式灋共祭祀之用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司尊彝止於六尊此言八尊者謂五齊三酒凡八尊也大祭三貳中祭再貳小祭一貳者三酒乃人所飲

而祭祀有尸胙之禮貳之以備其乏也大祭祀則飲之者衆故三倍其數中祭少於大祭小祭少於中祭故中祭再貳而小祭一貳也皆有酌數者謂用器酌之注於尊中量其入之多寡皆有定數也唯齊酒不貳者五齊唯以祭而不共飲故無貳惟其無貳故無酌數而亦有器量其多寡之數設之而已

共賓客之禮酒共后之致飲于賓客之禮醫酏糟皆使其士奉之

饗以訓恭儉爵盈而不敢飲為禮而已故王之致飲酒于賔客后之致飲于賔客雖隆殺有等而皆謂之禮若夫此經四飲與漿人之六飲皆有醫酏而無糟以糟致之亦以致飲無嫌乎濁也酒正所以奉王也不以奉王之職奉賔客故使其士奉之

凡王之燕飲酒共其計酒正奉之

王之飲酒不會尊天子也燕飲酒而共其計非會歟曰王之燕飲非饗禮比饗以訓恭儉惟其禮而已焉

用會若夫燕朝之暇王之所與飲酒者或同姓之伯父叔父或異姓之伯舅叔舅或公卿大夫之貴而親者燕飲之義於詩可見方其未醉則威儀反反威儀抑抑也曰既醉止則威儀怭怭也又其既醉則屢舞僊僊屢舞傞傞也此燕飲之所必至者故周人使酒正自奉而且為之共其計度其醻酢交獻之節酌其多寡隆殺之度燕雖異乎饗禮也亦禮而已矣

凡饗士庶子饗耆老孤子則共其酒無酌數

凡饗皆所以為禮也今於饗士庶子饗耆老孤子皆共其酒無酌數鄭氏乃謂要以醉為度非饗歟曰王之饗賓與此饗不同士庶子宮中之宿衛也耆老歸政之老也孤子死事者之孤子也周之待此三者於禮為最厚外饔皆為之掌割亨之事槁人又皆為之共其食此所謂有職則食者也此所謂尊事黄耇者也此所謂死于王事者也惟此三者而後可以不拘其數

凡酒之頒賜皆有灋以行之凡有秩酒者以書契授之

賜即賜予頒即匪頒二者不同而皆出於祿秩之外所謂灋者即大宰九式之灋以其式灋行之則好賜匪頒雖王者非常之恩亦無非天下之常灋也若夫秩酒則又有常矣鄭氏謂王制九十日有秩者老臣也然宫正所謂月終則均秩則凡有職者皆有秩也以書契授之則書所以載其所得之數契所以驗其取與之要

酒正之出日入其成月入其要小宰聽之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飲酒不會以酒式誅賞

日入其成計一日之出也月入其要計一月之出也小宰聽之計酒正之所出而已未計夫入焉至於歲終然後小宰以所入之要而致之於大宰乃以初授式灋之多寡而會一歲之所共所用葢將以酒式而行誅賞也然必先言唯王及后之飲酒不會者優尊者也至尊雖不會而亦不外乎大宰羞服之式以至

尊之式而律臣下則如式者在所賞而不如式者在所誅

酒人掌為五齊三酒祭祀則共奉之以役世婦共賔客之禮酒飲酒而奉之

酒人奄十人者宦官也與女酒及奚同職所共特祭祀賔客之用故以式灋受酒材於酒正而為五齊三酒祭祀則共奉之以役世婦者謂王后六宫每宫世婦二人為卿掌女宫之宿戒及后之祭祀賔客之事

是酒人共奉其酒而以奚共其役也共賔客之禮酒飲酒而奉之者禮酒謂燕饗之酒皆有常禮飲酒則常禮之外給賔客之稍禮者二者酒人共之而皆使其士奉之

凡事共酒而入于酒府凡祭祀共酒以往賔客之陳酒亦如之

酒府酒正之府祭祀賔客之酒既言共而奉之矣此言共而不言奉乃凡祭祀之小者與賔客饔餼而陳

酒者皆禮之常也故酒人共酒以往別有奉之者往
待其令而已
漿人掌共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醫酏入于酒府
王有六飲而酒正止辨其四飲曰清曰醫曰漿曰酏
是已清即六飲之所謂醴也不言水涼者以其無厚
薄之齊不必辨也按内則言飲者凡十曰水曰漿其
此之水與漿歟曰重醴曰濫者此之醴與涼歟曰醷
曰黍酏者其此之醫與酏歟然酒正於四飲言清而

此易清為醴者葢醴有清有糟清泲也糟淳也以可

飲言之則曰醴以泲之清者言之則曰清其實一也

水涼非酒正所辨而亦入于酒府者以其共王則酒

正眂之爾

共賔客之稍禮共夫人致飲于賔客之禮清醴醫酏糟

而奉之凡飲共之

賔客之道以十日為正十日之外則有致稍歸禽之

禮見於掌客葢稍禮不一此所共者飲而已稍則稍

而共之俾常不乏優賓也后夫人亦助王養賓后致醫酏而并糟致之降於王也夫人致醫酏糟而又加清醴畀於后也后則酒正使其士奉之夫人則漿人奉之漿人亦士也

凌人掌氷正歲十有二月令斬氷三其凌

夏用寅正殷用丑正周用子正其来尚矣周人以建子之月為正月故以建寅之月為正歲如大司徒鄉大夫長之職既書正月又書正歲此一經通義明白

易曉而先儒於凌人一職紛然不一何也或謂此十二月為周建亥之月或又謂正歲之十二月乃夏正建丑之月二說角立不容不辨且夏正之說古人固未嘗廢近世儒者乃謂殷書之元祀十二月為歲首之月且引以為夏時之證其說未為不然然而歷家紀三代所尚其實不然何以明之左氏傳春秋載鄭梓氏之言曰火出於夏為三月於殷為四月於周為五月則殷周之月未嘗不各有所尚也又漢志所載

殷周魯歴殷太甲元年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後九十五歲十二月甲申朔旦冬至周公攝政五年正月丁丑朔旦冬至魯煬公二十四年正月丙申朔旦冬至微公二十六年正月乙亥朔旦冬至夫冬至十一月之中節也而殷以十二月周以正月豈非三代各有所尚而歴家不沒其實乎不然夫子作春秋定一王之法何為必以周正紀事故左氏傳亦曰王周正月是知周家一代典禮以建子為正月無疑者正

月既為建子以次而論則十二月乃建亥之月矣若以為夏之建丑則是先一月為正月次一月即為十二月也其說自相背戾殆非周公作經之本旨不特周禮如此周易亦然如建丑之二陽為臨至遯之二陰乃云八月有凶周之八月為遯實建未之月此即十二月為建亥之證或曰豳詩七月亦周詩也二之日鑿冰冲冲而不言周之二月三之日納於凌陰而不言周之三月若四月以至十月則皆以夏正紀事

何也七月詩言先公風化則推原后稷以來之事初無與乎周家之歴法柰何以此而遂謂凌人之十二月為夏之建丑哉且月令以建丑為季冬水澤腹堅固可斬氷若先令之於建亥之月乃斬氷於建丑之月其說正與豳詩合要之當以故書正為據鄭司農云掌氷政至杜子春乃始改正謂夏正參攷經旨恐不必改此政字今以掌氷政為一句歲十二月為一句如孟子歲十二月與梁成之義是亦建亥之月也

或謂周之亥月其氷未堅果何取焉曰周人非以建亥之月斬氷也特令之而已傳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氷是時日躔尾箕之間已近北陸於是凌人先時而行斬氷之令且為之三其凌何謂三其凌三為氷室以待亥子丑三月之用也葢天時不可以預必有冬而無氷者豈能必其冬之常寒凡亥子丑三月之間皆可藏氷故三其凌以待之

春始治鑑凡外内饔之膳羞鑑焉凡酒漿之酒醴亦如

之祭祀共氷鑑賓客共氷大喪共夷槃氷夏頒氷掌事

秋刷

先王藏氷出氷之政所以順天時而防民患故申豊之言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氷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之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禄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禄氷皆與

焉大夫命婦喪浴用氷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氷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隷人藏之今考之經凌人令斬氷而不言斬氷之人即所謂山人縣人輿人隷人之類也所謂北陸者建子之月日在牽牛之次建丑之月日在虚危之次所以斬氷而先令於建亥之月者也所謂西陸者建卯之月日在奎於是獻羔以啓之建辰之月日在胃昴火星昏見於東方

於是火出而畢賦所以治鑑於春而膳羞酒醴皆共其鑑也又云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即祭祀共氷鑑賓客共氷大喪共夷槃氷之證也又云食肉之祿氷皆與焉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氷即夏頒氷之證也終之曰七月之卒章藏氷之道也則可見秋刷其凌終而復始也是知氷政著於豳詩大備於成周而時見一二於春秋之世故左氏傳春秋而詳敘申豐之說豈徒制度云乎哉

籩人掌四籩之實朝事之籩其實麷蕡白黑形鹽膴鮑魚鱐饋食之籩其實棗㮚桃乾䕩榛實加籩之實菱芡㮚脯菱芡㮚脯羞籩之實糗餌粉餈凡祭祀共其籩薦羞之實喪事及賓客之事共其薦籩羞籩為王及后世子共其內羞凡籩事掌之

醢人掌四豆之實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茆菹麇臡饋食之豆其實葵菹蠃醢脾析蠯醢蜃蚳醢豚拍魚醢加豆之實芹菹兔醢深蒲醓醢箈

葅鴈醢筍葅魚醢羞豆之實酏食糝食凡祭祀共薦羞之豆實賓客喪紀亦如之為王及后世子共其內羞

籩人之四籩醢人之四豆即曰朝曰饋曰加曰羞是也實者言籩豆中所實之物特牲少牢曰士二大夫四諸侯六天子八是天子籩豆之實當以八為節矣此八籩八豆即可以推宗廟九獻之數先儒之言九獻者皆曰祼事朝事饋食各二獻與卒食之三獻為九其說固善然內宰言后祼獻瑤爵則獻之前有祼

獻之後有瑤爵祼自為祼獻自為獻瑤爵自為瑤爵不可混而為一且大行人廟享之禮於上公王禮再祼而酢饗禮九獻是上公九獻而祼酢不與焉先王承賓猶承神以宗廟之重於賓客也今上公之禮祼酢猶不與乎九獻豈有宗廟而列九獻於祼酢耶今以司尊彝詳攷之方質明行事之時尸在室中王用圭瓚酌鬱齊以祼神后用璋瓚酌鬱齊以亞祼所謂鬱齊獻酌是已再祼之後王牽牲於廟門祝則延尸

于堂正南面之位王麗牲於碑而殺之腥之以獻以象朝時所進故曰朝事后為之薦朝事之籩豆各八王乃用玉爵酌醴齊以獻尸后亞王諸臣助焉其獻凡三所謂醴齊縮酌是巳朝事之後王則體解其牲而熟之祝復延尸於室中亦正南面之位王薦熟於主前以象食時所進故曰饋食后為之薦饋食之籩豆各八王乃用玉爵酌盎齊以獻尸后亞王諸臣助焉其獻凡三所謂盎齊涚酌是巳饋食之後尸始有

飲食之禮是謂卒食食訖后為之薦加籩豆各八又為之薦羞籩豆各八王乃用玉爵獻脩酌以酳尸后亞王諸臣助焉其獻凡三所謂凡酒脩酌是已九獻既備則有尸酢之禮用此脩酌以酢葢以人道終焉故尸以玉爵酢王以瑤爵酢后以散爵酢諸臣寧非象人道往反報施之義乎司尊彝言諸臣之所酢則舉其終而言之夫有終必有始有酢必有獻諸臣無獻安得有酢諸臣有酢則王與后有酢可知也不言

王與后之酢以諸臣見之不言諸臣之有獻以其酢見之不然則諸臣何以為助祭之禮是知九獻無祼酢而此見於八籩八豆之用者其說與內宰合又與司尊彝合餘見內宰司尊彝之職

王舉則共醢六十甕以五齊七醢七菹三臡實之賓客之禮共醢五十甕凡事共醢

醢人掌共五齊七菹凡醯物以共祭祀之齊菹凡醯醬之物賓客亦如之王舉則共齊菹醯物六十甕共后及

世子之醬齊菹賓客之禮共醢五十罋凡事共醢

王舉者即膳夫所言王日舉之禮膳夫醬用百有二十罋即此之共醢六十罋共醢六十罋也醢人既以五齊七菹為醢矣至醢人復掌之蓋醬物須醢而後成此膳夫於百有二十罋所以總名以為醬也共后及世子之醬齊菹特於王舉之後言之不備其數不敢同乎王也賓客共醢醢各五十罋凡百罋參之掌容舉中數而言之也天子備物十二故醬用百有二

十甕而掌客於上公亦用其數者尊先代之後且用之大饗非日舉也且醯醢一事周人既分二職矣至其所實之器在膳夫則謂之甕在醢人則謂之豆甕可以備禮數而持久也豆可以和齊葅而共膳也醢人雖備五齊七葅以充豆實而不加之以醢則齊葅不成其味二者相持而用故醯醢不嫌其為二職

鹽人掌鹽之政令以共百事之鹽祭祀共其苦鹽散鹽賓客共其形鹽散鹽王之膳羞共飴鹽后及世子亦如

之凡齊事鬻鹽以待戒令

鹽人言政令以其為山澤之利也古者名山大澤不以肹雖曰守以虞衡實與百姓共之特貢其物以共祭祀賔客之費以共王及后世子膳羞之奉以共朝廷官府百事之用此政令之所從出也苦者出於池顆鹽是已散者出於海末鹽是已飴者出於石戎鹽是已惟形鹽之共則鹽而虎形者籩人以虎鹽為朝事之獻今乃用於賔客而不用於祭祀周公閔以虎

鹽為國君備物之用奉今乃用於賔客而不用於膳羞即是而觀三者可以互見凡齊事鬻鹽者鹽即鹽之陳者也鬻即化之以水鍊之以火用以和五味之齊取其潔也所謂政令者如此

冪人掌共巾冪祭祀以疏布巾冪八尊以畫布巾冪六彝凡王巾皆黼

冪覆也天地無祼禮止以五齊三酒而實之八尊以疏布巾冪之至敬無文貴乎質也宗廟有祼禮則又

有朝事饋食之禮故兼用尊彝以畫布巾冪六彝嘗
敬為親貴乎文也六彝如此則宗廟之八尊亦用畫
布矣凡王巾皆黼則白與黑謂之黼以示威斷之義
宮人掌王之六寢之脩
六寢者路寢一小寢五路寢在路門之內玉藻曰朝
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是也小寢
乃堂上之五室即王者燕息之所玉藻曰使人視大
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是也此皆宮中內外之

事所以專設宫人以掌六寢之脩脩者何下經所言

皆所以為脩

為其井匽除其不蠲去其惡臭共王之沐浴凡寢中之

事掃除執燭共鑪炭凡勞事四方之舍事亦如之

宫正以上士二人為之宫伯以中士二人為之至尊

所居嚴乎其為王宫之職也今宫人亦中士四人然

不專主六寢而特言六寢之脩不專治寢中而特與

寢中之勞事何也曰天下固有灑埽使令之冗役瑣

碎微末之細故而關乎國體為甚重王宫之事是已夙興夜寐灑埽庭内衛武公所以為荒耽之警子有廷内弗灑弗埽晉昭公所以不能脩正國之道此豈為觀美而已朝廷内外之肅正君臣上下警戒之機不然則王宫自奄夷以下如次舍幕帟皆掌之以下士而宫人獨中士其意可見矣

掌舍掌王之會同之舍設梐枑再重設車宫轅門為壇壝宫棘門為帷宫設旌門無宫則共人門凡舍事則掌

之
會同之舍有在國門之外者有在四方者天子巡狩
會諸侯於方嶽之下則為四方之舍宮人所言四方
之舍事是也王不巡狩則諸侯來會於王城之外設
方明壇以行會同之禮亦為會同之舍掌舍所掌是
也秋官司儀職曰將合諸侯則令為壇三成宮旁一
門是知會之舍即為壇於國門之外司儀之所令即
令掌舍為之設梐枑再重者設行馬兩重於會同之

地所以外衛車宫也為車宫轅門者以車為宫即轅
以為門所以外衛壇壝也為壇壝宫棘門者為壇於
中而壝以外棘為之門所以衛天子會同也為帷宫
設旌門者以待王之休息亦加嚴衛如大閲左右和
之門也無宫則共人門者以待王之遊觀而陳列周
衛所以壯君威也凡舍事掌之者覲禮曰諸侯覲於
天子為宫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王巡
狩殷國為宫亦如之夫有宫則有壝國門之外與巡

守四方皆然故曰凡舍事則掌之

幕人掌帷幕幄帟綬之事凡朝覲會同軍旅田役祭祀共其帷幕幄帟綬大喪共其帷幕帟綬三公及卿大夫之喪共其帟

帷維於旁者也幕覆於上者也幄則四合以象宫室也帟則在上以承塵也綬為之組以係四物者也幕人掌其物而不言共王者以王出宫則有是事而已

若夫凡朝覲會同軍旅田役祭祀則共之於掌次

掌次掌王次之灋以待張事

灋者大宰九式之灋也夫次舍帷幄其事雖微君尊所臨其體實重故大旅上帝與夫朝日祀五帝實不外乎祭祀之式合諸侯與大朝覲會同實不外乎賓客之式凡師田喪紀與夫邦事莫不皆有式焉大宰以此授之掌次以此行之凡聯事於掌舍幕人亦然以此見王者儀衛亦無適而不謹於法也

王大旅上帝則張氈案設皇邸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

小次設重帝重案合諸侯亦如之師田則張幕設重帝重案

大旅上帝非常祭也大宗伯祭天之禮三而無旅帝之禮其末篇言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葢大故則凶烖也旅陳也衆也記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不足以大享大享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享帝其謂是歟鄭氏以為祭天於圜丘既失旅帝之義鄭司農於五帝則又曰五色之帝此

亦漢儒讖緯之說已見於大宰祀五帝之義詳矣葢月令於春曰其帝大昊於夏曰其帝炎帝於中央曰其帝黄帝於秋曰其帝少昊於冬曰其帝顓頊此五人帝之說自三代以來行之豈可不信三代之儀而信漢儒之說若果五天帝則當在朝日之上今其位列於朝日之下則為五人帝可知其朝日之儀則王者春分朝日於東門之外典瑞所謂王搢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就以朝日是已傳曰春朝朝日秋暮夕

月又曰大采朝日少采夕月禮經並不言夕月而特言朝日者即尊陽畀陰之義與春秋書日食同義若夫合諸侯之師田與下經朝覲會同之師田其事不同下經乃諸侯之禮此經乃天子之禮以國有大事合諸侯於國門之外出師征伐以及田獵以禮為甚大故也凡此數者皆以王者之尊屈而臨之其儀衛不可以不嚴所以專設掌次之職王大旅上帝則張氊案設皇邸其禮雖重而無大次小次者祀天之禮

主乎敬王者不敢以自安故也朝日祀五帝合諸侯則禮之次者故張大次以待王之臨涖張小次以待王之退息且設重帟重案而亦無大次小次者親與士卒同其役則不敢自異故也此數者皆所為王次之法

諸侯朝覲會同則張大次小次師田則張幕設案孤卿有邦事則張幕設案

上經言會諸侯而師田則王者之禮此言朝覲會同

而師田則諸侯之禮古者雖乘車之會君行師從是以二千五百人而從諸侯行朝覲會同之禮故與師田之事朝覲會同則為之張大次小次師田則張幕設案皆所以待諸侯也若孤卿有邦事謂以事從王或以王命而出其張幕設案同諸侯師田之法

凡喪王則張帟三重諸侯再重孤卿大夫不重凡祭祀張其旅幕張尸次

喪祭一也天子諸侯孤卿大夫之喪言帟旅之助祭

執事者言幕尸之更衣退息者言次各隨其用之所宜而已

射則張耦次掌凡邦之張事

大射之耦謂俱升射者大射六耦在西郊賓射六耦在朝燕射三耦在寢謂天子不能獨射也有射必有耦有耦必有次大射曰遂命三耦取引矢于次此雖諸侯之禮亦所以為天子耦次之證

